

甘肃日报

文摘

袖珍合订本

(82期—130期)

1983



PDG

目次

发挥西北地区文艺工作优势·····	一
中国未来的希望在西北·····	一
陈冲在美国·····	二
那些家庭的子女容易犯罪·····	四
两访葛佩琦·····	五
老子、儿子、牌子和骗子·····	六
周总理故居前·····	九
陈老总敬母·····	一
乐育千金之家·····	二
世界人口趣闻·····	三
为孙子拚命的人·····	四
我为什么要离职卖烤羊肉串？·····	四
影院之叹·····	六
列宁是怎样重视知识分子的作用·····	六
我们为王震将军朴上一笔·····	七
一位可敬的老画家·····	八
堵后门的办法·····	九
「吃草人」的今天·····	二〇
为争取婚姻自由而遭活埋的青年女教师·····	二一

贺年片史话二则·····	二二
个体户给国营商店「将」了一「军」·····	二三
机关七戒·····	二四
古代的假日·····	二四
没有改革就不能实现四化·····	二五
杨善卿「摆摊」教英语·····	二六
陆定一大难不死·····	二六
石挥饮誉世界影坛·····	二九
新县委书记的「约法三章」·····	三〇
沈醉过年·····	三一
周璇家世调查记·····	三二
书记、专员、厅长、县长从哪里挑选？·····	三三
姚雪垠「说」书·····	三四
「标准棋迷」金应熙教授·····	三五
孙殿英其人其事·····	三六
虞姬和杨贵妃在日本·····	三七
服老的学问·····	三七
农民家庭内部责任制·····	四〇
让人才流向大西北·····	四一
沙场老将话武功·····	四一
田汉与陶行知·····	四四
赠周恩来文·····	四五

曹操择婿·····	四六
不孝儿「圈养」老母被判刑·····	四六
动手与动口·····	四七
混，在这里吃不开·····	四七
于毅夫借皮鞋·····	四九
杨帆在劳改农场·····	四九
黄宗英的年三十夜·····	五〇
怎样对待鳏寡父母重新结婚？·····	五一
国家名誉主席的帐目·····	五三
潘虹的蹉跎往事·····	五三
盗窃者谈「大锅饭」·····	五五
仅供「皇帝」独览的报纸·····	五六
隔海诊病·····	五六
柳青小·故事三则·····	五七
人贩子落网记·····	五八
分房传奇·····	六〇
中国知识分子颂·····	六〇
儿媳劝公公·····	六一
田汉和张学良狱中诗·····	六二
徐老的「诗教」·····	六三
在退稿中站立起来的作家·····	六五
蒋介石亲审《日本间谍》记·····	六六

从打喷嚏镜头开始的事业·····	六七
魂归中华·····	六八
魏征退职以后·····	七一
古代官吏退休后的待遇·····	七二
以权招婿·····	七三
《风雨下钟山》拍摄小记·····	七三
一个值得敬仰的女性·····	七四
「不管部」医生·····	七六
如此「医德」·····	七六
彭总手稿保存记·····	七八
艾青写《大堰河》的故事·····	八〇
孔府花园趣事·····	八一
练拳防儿·····	八二
一个不寻常的爱情故事·····	八二
「老天真」肖军·····	八三
韩素音谈写作·····	八四
一起诬陷案的始末·····	八五
电影编剧的「三不怕」主义·····	八七
于若木同志与江青的斗争·····	八八
「纠正不正之风领导小组」刮起的歪风·····	九一
酒后昏睡三年未醒的怪病人·····	九二
三百块大洋的「债务」·····	九二

「牟三」的奇遇.....	九三	精神万古，气节千秋.....	一二二
蓝鼎元办案.....	九五	苏东坡谈笑堵「后门」.....	一二四
一对篮球中锋夫妇.....	九六	甘当无名英雄的战士英雄.....	一二五
地珍惜今天.....	九八	恩爱夫妻.....	一二六
薛代表十进服装店.....	一〇〇	狗命关天.....	一二八
一个令人深思的故事.....	一〇一	四十年前一篇描写邓颖超同志的作品.....	一三〇
联肩并影四十年.....	一〇二	百万美元「遗产」的故事.....	一三一
最有资格代表农民的作家.....	一〇三	「演来胜过亮眼人」.....	一三二
人才的「嘴」.....	一〇四	人的现代化.....	一三三
向警予同志在狱中.....	一〇五	没有学历的年轻主编.....	一三四
政协会上访李雪峰.....	一〇七	一个贫苦的爱国者.....	一三六
一个普通公民的觉悟.....	一〇八	邓副教授的罗曼史.....	一三七
高晓声戒烟记.....	一〇九	「顾客公约」.....	一三八
朱伯儒升官以后.....	一一〇	朱伯儒抢救民工的故事.....	一三八
妻颂.....	一一二	心在人民，利归天下.....	一四〇
陈毅同志在遭迫害的日子里.....	一一五	周总理为江新蓉请师.....	一四二
文坛「三阶」.....	一一六	王蒙任《人民文学》主编以后.....	一四三
一个卖羊肉汤的老人.....	一一六	第一个制造飞机的中国人.....	一四四
怎一个「左」字了得！.....	一一八	胡厥文的「二我图」.....	一四五
沈从文与电影《边城》.....	一一九	朱伯儒「丢」表和大衣的秘密.....	一四五
「敲竹杠」探源.....	一二〇	惜时如金的女博士.....	一四六
思来同志病中的日日夜夜.....	一二一	毛主席在渝看「厉家班」京剧.....	一四七

华罗庚的文凭.....	一四八	炎黄子孙的智力和竞争力.....	一七〇
费孝通教授「闭门盘货」.....	一四八	中国人最熟悉的英国人.....	一七二
「南山道长」的坎坷经历.....	一四九	不屈的画家石鲁.....	一七三
老舍和梁实秋说相声.....	一五〇	「垂帘听政」史话.....	一七四
一个中国世界语诗人.....	一五一	钱钟书杨绛印象.....	一七五
魂牵梦萦中华.....	一五二	致评论家.....	一七七
赵树理的稿费.....	一五三	参天大树护英华.....	一七七
冯玉祥的诗书画.....	一五四	「四不」局长.....	一七九
中国第一个世界冠军.....	一五五	李生子知多少.....	一八一
科学家的家风.....	一五五	「孔雀东南飞」何不言西北？.....	一八一
引起轩然大波的《蒋经国传》.....	一五六	敢于同不正之风斗争.....	一八二
李宗仁的情报员.....	一五七	「万能脚」和他的女儿.....	一八二
「化悲痛为力量」.....	一五九	张治中三访张学良.....	一八三
廖承志出狱的第一天.....	一五九	一个故事引起的一场风波.....	一八五
乒乓世界冠军郭跃华的爱情.....	一六一	整顿党风要敢于碰「硬」.....	一八六
关于「吃饭问题」的争论.....	一六二	「王胡子」轶事.....	一八七
赵树理的最后五年.....	一六二	鲁迅写《杨贵妃》的设想.....	一八八
慈禧与汽车.....	一六五	不怕邪的县长.....	一八八
记者的骄傲.....	一六五	茅盾个人生活二三事.....	一九〇
先难后易，稳操胜券.....	一六六	铁托的作风.....	一九〇
张治中三到延安.....	一六七	从事鲁迅研究的「四类分子」.....	一九一
淡水，圣洁之水.....	一六九	祝希娟南迁.....	一九二

陈景润在武汉·····	一九三
如此医德·····	一九四
鲁迅奔丧·····	一九四
经济竞争也是教育竞争·····	一九五
「章鱼」奇迹的创造者·····	一九六
从间谍到朋友·····	一九七
列宁反对「现代派」·····	一九八
从纺织女工到《绣花女》·····	一九九
未来西安城·····	二〇〇
谁毁了他的家·····	二〇一
让生命象红烛那样燃烧·····	二〇二
列宁的工作量·····	二〇三
故宫三次被盗案·····	二〇四
巴夫林·刘麻子·忽必烈·····	二〇五
第一个给风定级的人·····	二〇七
吴老爹娶妻·····	二〇七
老戏新称·····	二〇九
周恩来与「东方旭」·····	二一〇
「龙的传人」的追求·····	二一〇
中国历史上的「六君子」·····	二一一
一出滑稽而严肃的活剧·····	二一二
毛主席读书·····	二一三

难忘的一课·····	二一四
鲁迅和周作人·····	二一五
可悲的迷信牺牲品·····	二一七
杜聿明夫人的故事·····	二一八
郎平书简·····	二一九
畸形的社会畸形的人·····	二二〇
「小八」易父记·····	二二一

发挥西北地区文艺工作优势

中宣部副部长贺敬之，在中宣部主持召开的西北五省（区）文艺工作情况交流座谈会上，热切希望西北地区的文艺工作者要发挥地区优势，努力创作出更多更好的具有地区特色的作品。

贺敬之说，西北地区是我国社会主义文艺的一个基础雄厚的基地。古城西安是周、秦、汉、唐等十一个朝代建都的地方，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文化。这里有革命圣地延安，老革命根据地陕甘宁边区，歌舞之乡新疆，西北民歌“花儿”的故乡甘肃、青海、宁夏，还有举世闻名的秦始皇兵马俑、敦煌石窟和古代交通要道——丝绸之路。这里不仅荟萃着灿烂的古代文化，而且有无产阶级革命文化的光荣传统，还有战争年代和建国以来逐步成长壮大起来的一支强大的社会主义文艺“西北方面军”，这是很大的优势。近几年，西北地区文艺战线继承和发扬民族和革命的文化传统，涌现出舞剧《丝路花雨》、话剧《西安事变》、现代花鼓戏《六斤县长》、现代眉户戏《杏花村》和不少优秀的少数民族歌舞。最近，陕西

省歌舞团又创作演出了具有浓郁地区特色的《仿唐乐舞》。这都是发挥自己优势的结果，十分令人振奋。

贺敬之还说，西北地区曾出现过象《创业史》和《保卫延安》这样的长篇小说，完全有可能在开创社会主义文艺事业新局面中做出优异成绩。他希望西北文艺界的同志们进一步振奋革命精神，解放思想，从自己的实际出发，充分发挥优势，继承优良传统，努力创作出更多更好的具有地区特色的作品，在“中国的西北角”焕发出光彩，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作出贡献。

（摘自一九八二年十二月十六日《文学报》）

中国未来的希望在西北

据《经济参考》记者报道，最近在新疆乌鲁木齐举行的干旱半干旱地区生态学学术讨论会上，中国生态学会副秘书长、北京大学副教授陈昌笃，联系干旱半干旱区的开发前景指出，“中国未来的希望在西北”，那里曾繁衍过中华民族的子子孙孙，那里也将是中华民族得以兴旺发达的新乐土。

陈昌笃说，人们对干旱、半干旱区总有一种荒凉的感觉。其实，我国大西北有着丰富的自然资源，可供我们开发、利用。大西北有特别丰富的石油、煤炭、水利、太阳能、风能等资源。我国最早的石油开发，是从大西北的玉门、克拉玛依开始的。有许多情况证明，西北仍然是一个石油储量丰富的地区，前景可观。一旦能源建设发展起来，大西北的建设将会面目改观，植树造林、改土治水、制止沙害，将非今日小改小闹的成果所能比。

陈昌笃说，大西北发展农牧业的潜力也很大。特别是发展具有特色的专业化经济具备优越的条件。

陈昌笃指出，开发、建设大西北，具有比较优越的条件。首先，我们有丰富的水资源，天山、昆仑山、阿尔泰山、祁连山等，都有不尽的冰川水资源。其次，我们已有一些开发、建设经验，又有一定的科学研究成果可以应用。

陈昌笃特别强调，大西北将是我国未来人口流向的立脚点。他说，大西北面积占我国五分之一还多，而人口只有几千万，不及一个河南或山东。大西北有许多事业因为劳动力不足不能开

办。那里需要人。我们中国应该改变人口分布疏密不均的现象。沿海和内地大城市人口集聚的现象应该有计划地调整，号召更多的人走向大西北，开发、建设大西北。

陈冲在美国

在电影《海外赤子》中扮演女儿的青年演员陈冲，如今正在大洋彼岸的美国，过着「海外赤子」的生活。

陈冲为何离开自己业已蜚声影坛的祖国，离开亲爱的姥姥、爸爸、妈妈，来到异乡就读呢？原来她心中怀有一个更远的目标，那就是如何把自己的一生更好地献给伟大的祖国。因为在她还是长身体、长知识的少年时代，不幸赶上十年动乱。她深知自己的知识贫乏，即使是当一名专业演员，也要有一定的文化基础知识呀！所以她毅然决定，出国深造。

一九八一年八月二十六日，陈冲轻声唱着「我爱你，中国」的歌声，搭上飞往纽约的民航班机，来到美国。她顺利地考进了纽约州立大学戏剧系。学习生活是紧张的。她为了使自己能够

安宁地潜心学习，特地给自己改了个外国名字「Joan」。她希望过一段隐姓埋名的「寒窗生活」。可是，曾经在银幕上留下那么多镜头的演员，怎能躲过观众的眼睛呢！

有一次，短期出国到华盛顿搞科研的妈妈专程来看望女儿。母女在国外相会，当然分外亲热。两人走进纽约一家中国饭店吃饭。哪知刚刚坐下，饭店的一位刚从四川来的厨师一眼认了出来，「这不是电影演员陈冲吗？」

突然的呼喊，顿时引起了人们的注意。正在就餐的中外顾客，都把希冀的目光射向了陈冲。饭后，饭店老板特意来到陈冲母女面前，鞠躬请求合影留念。怎能推却华侨的感情呢！她母女只得答应与饭店全体人员一起照了相。

由此开始，人们象发现新大陆似的，以浓郁的兴趣，辗转相告：「中国女明星陈冲到美国来啦！」于是，她在美国又成了新闻人物。记者跟踪采访，写报道，拍照片，披露于报刊上。陈冲那隐姓埋名的「寒窗生活」中断了。这也许正是许多著名人物共有的苦恼吧！她又陷入矛盾之中。不过，这位中国姑娘有修养，懂礼貌。对于频繁的采访和接待，她总是彬彬有礼，热情相迎。

但这消耗了许多宝贵的时间。怎么办？她只能从睡眠的时间中追补回来，以致变成了格外珍惜时间的人，哪怕是一分一秒，也舍不得让它无谓地消逝。

一九八一年十月中旬，中国电影代表团访问美国。文化部通知陈冲也作为成员之一，参加访问活动。这不但使陈冲结交了不少美国电影界的朋友，而且也让她有幸在留学中出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即在美国朋友的协助下，她又由纽约州立大学戏剧系顺利地转入有着培养电影人才悠久历史的加州电影学院，学习电影专业。可是，当她决定选读哪个系时，大家惊愕了。因为这个电影学院设有表演系、导演系、编剧和摄影等许多专业，而陈冲选的竟是电影制片系。按美国惯例，电影制片系的毕业生可当演员、导演、编剧，也能当制片人和电影厂的厂长。但在美国，要作一个制片人，必须是一个百万富翁。因此，有的记者疑惑地问陈冲，「你家里很有钱吧？」陈冲笑了，「我爸爸妈妈都是普通的医生，哪有那么多钱！我在这里学习，除了靠奖学金外，还参加勤工俭学，帮旧书店整理图书，补贴生活费。」「那你怎能贸然选读电影制片系？要做耗资

庞大的制片商吗？」

陈冲笑着答道：「我们中国有一个资金雄厚的「大老板」，那就是我们的人民政府！」

记者还似乎不理解，又问道：「你是大明星，为什么不选读表演系？」陈冲：「因为我们国家不但需要演员、导演，更需要能够掌握全套电影艺术技能的专门人才。我要求自己在这里学习结业后，做到能演、能导、能编、能拍，总之，所有电影艺术，我都想学会！」

在美国，一个姑娘说要当导演，人们就认为她的胆子够大了，现在陈冲居然说要学会所有电影艺术技能，记者不得不表示叹服。几天后，在洛杉矶一家报纸上登出这样几句话：「陈冲从开麦拉（摄影机）前面跑到开麦拉后面……这位中国姑娘人小志气高，她在加州电影学院选修电影制片专业。她很畅快地对我表示说，她要在中国电影事业中作出贡献！」

（摘自《八小时以外》双月刊八二年第六期）

哪些家庭的子女容易犯罪

苏联教育家B·尤斯季茨基列举了容易导致子女犯罪的四种家庭类型：

一、对社会不信任的家庭。其典型特点是对周围的邻居、熟人、同事等都不很信任。他们不仅提防、怀疑周围一切人，还常常抱怨自己吃亏。如果他们的孩子犯了法，或者和教师、同学发生了矛盾，他们总认为自己的孩子对。

二、只图眼前快乐的家庭。其典型特点是：对将来抱无所谓的态度。他们只图眼前的一时快乐，从不考虑今天的所作所为给明天将会带来什么后果，他们爱好不费心思的活动，最主要的是娱乐活动。家里经常处于不和状态，常常为了一点琐碎小事而引起无谓的争吵。

三、为达到目的而不惜冒险的家庭。这类家庭很重视人们为达到生活的目的所需要的「进取精神」。希望能碰上好运气。他们的行为常常容易越轨。他们鼓励自己的孩子具有冒险精神。当孩子违反了行为规范或法律而受到惩罚时，他们只是教孩子们以后不要被抓住。

四、爱动武的家庭。这类家庭非常崇拜武力。他们只是从「拳头」的角度来解释「勇敢」、「正直」、「不屈」等概念。他们说活粗暴，常常惩罚孩子，爱喝酒，家里经常吵架。

（见《百科知识》八二年第十二期）

两访葛佩琦

最近，《光明日报》和《人民日报》先后发表了当年曾被指控为「叫嚣要杀共产党人」的全国闻名的「大右派」葛佩琦的文章后，八二年十二月十九日的《羊城晚报》又发表了石湾采写的《两访葛佩琦》一文。现将这篇访问记摘要如下：

葛佩琦现在住在北京东城的一个大杂院里。自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以来，他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一向是个满脸杀气的反面人物。不曾想到，开门迎接笔者的，竟是一位面目和善、满头银发的老人。

在笔者同葛佩琦的谈话中，得悉他在被错划为右派分子以前，原是中国人民大学工商管理系（现工业经济系）教物理学的一位讲师。一九五七年整风中，他在一次座谈会的发言中说：「在这次整风中，如果党内同志不积极改正缺点，继续争取群众的信任，那不仅可以自趋灭亡，而发展下去可以危及党的生存。」但后来不知这段话怎样被篡改成「要杀共产党」这样恶毒的言语，并且登在当时的《人民日报》上。尽管在登

报的第二天，他就给报社写信请求更正（这次复查，这封信从档案材料中找出来了），但都无济于事。就这样，他就被错划为右派分子，并于同年十二月将他逮捕，在监狱里蹲了整整十八年。

当笔者问他为什么被捕时，他回忆说：「逮捕的时候，我也感到很意外。后来问审讯员，「我犯了什么罪？」他回答，「你是国民党少将！」我连忙申诉说，那是我的掩护身份，实际上我是一个做地下工作的共产党员。当时，一个大右派的话自然没人相信。结果，给我判了无期徒刑……」一直到一九七五年，特赦战犯之后，释放全部国民党县、团以上军政人员，他才获释出狱。

原来葛佩琦在青年时期，曾经怀着强烈的爱国热情，积极参加过「一二·九」运动，「七七事变」后他又与一些平津学生奔赴豫东，发动地方武装，组织民众抗日自卫队打过游击，曾先后两次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入狱。一九三八年八月间，他在洛阳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党组织给他的任务是，留在国民党军队里做好抗日统一战线工作，为新四军彭雪枫支队进驻豫东建立根据地创造条件。一九四六年二月，他受党的派遣，以少将

督察的身份作掩护，到沈阳国民党杜聿明部队做地下情报工作。一九四七年，他所在的党的地下机关遭国民党破坏，使他失去了党的组织关系。一九五〇年十月，中国人民大学请他去教物理，这样，他就成了该校的讲师……

一九八〇年，葛佩琦的右派分子问题经过复查，终于得到改正，政治名誉和原高教六级工资待遇，都得到恢复。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也对他作了再审判决：一、撤销原判；二、宣告葛佩琦无罪；三、发还查抄物资。这样，他的历史问题也就彻底解决了。

在他的错案改正过程中，使他特别激动的是，胡耀邦同志曾经两次过问他的问题。第一次是在一九七八年底，他到中央组织部上访。当时，正担任组织部长的胡耀邦同志指示宣教干部局的负责人接见他，并表示，党的政策历来是实事求是，有错必纠，同意对他的问题进行复查。第二次是在一九八〇年四月，在复查过程中碰到了一些「小小的波折」之后，他带着一份报告材料到胡耀邦同志家去。他对秘书说：「我叫葛佩琦，总书记曾问过关于我的复查问题，现在问题还没有解决，我写了一份材料，想见见他」。秘书

说：「耀邦同志不在家，你是否先把材料留下，明天下午再来。」第二天下午他再到耀邦同志家时，胡耀邦同志已在他的材料上作了批示。耀邦同志这样迅速地批复一个上访者的报告材料，使他深受感动。

最近，笔者又一次访问了葛佩琦同志。他兴奋地说：「前些日子，学习了党的十二大文件，我有幸能看到我们的党制定了开创社会主义建设新局面的宏伟纲领，深受鼓舞。这次五届人大五次次会议，又通过了新宪法。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就会有进一步的发展，国家的长治久安从法律上得到了保证。我相信，象我一九五七年那样的错案，再也不会发生了！」

老子、儿子、牌子和骗子

据近期《四川日报》、《重庆日报》及《民主与法制》等报刊报道，入党四十八年的老红军、重庆汽车发动机厂老干部程世发，不仅纵容、庇护其大儿子程胜利强奸、奸污、玩弄十六名女青年，更为严重的是，他为了满足三儿子程飞提干升官的欲望，竟和两个儿子共同演了一出令人

震惊的政治诈骗丑剧。现在，程胜利已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程世发本人和他的妻子李桂英也分别受到开除党籍和党内严重警告的处分。

程世发现年六十七岁，一九三二年参加革命，一九三四年入党。他在青年时期跟随红军南征北战，出生入死，确曾为革命作出过贡献。可是全国解放后，他放松了政治学习和思想改造，动辄以“老革命”、“老党员”自居，伸手向党要名誉，要地位，要待遇，以满足自己极端个人主义的欲望。在十年动乱中，程世发强迫厂里用二十余万元的巨资，为他在重庆市郊沙坪坝杨家山麓修建了一所“红军院”。这座一楼一底、拥有花园、鱼池的大院，住房面积共达二百七十多平方米，环境十分幽静。他家为了不让外人随意进出，特在水泥柱铁栅大门旁，专门养了两只恶犬来守门护院，因此平时很少有外人到他家来。可人们万万没有想到组织上为照顾程世发而修建的这座庭院，却成了他的大儿子程胜利奸污、玩弄女青年的魔窟。

程胜利是重庆汽车发动机厂的一名驾驶员。他本人是有妻子的。但这个花天酒地之徒，结婚不久，就对妻子产生厌倦而离弃了。他同妻子离

婚后，整天象狗一样贪婪地到处追逐女性。程世发和其妻李桂英，也无时无刻不在关心儿子的“爱情”和“幸福”。六年多来，程胜利以谈恋爱为名，强奸、奸污、玩弄十六名女青年，没有几件是程世发夫妇不知道的。但这两个“共产党员”，从未说过儿子的半点不是。相反，他们竟打着“老红军”的牌子，一再为其宝贝儿子充当保护伞。程胜利每结识一个女青年，就先吹嘘一通他老子的“光荣历史”，总以“父母希望看看你”为名，将女青年骗到家中进行奸污、侮辱。程胜利留女青年住宿，程世发夫妇也总是帮儿子“盛情”款待。

八一年八月，正在外地学习的石油系统某一位姑娘，经人介绍和程胜利通信。因她父母在重庆，想找个对象调回来。九月二十七日，姑娘回重庆探亲，程胜利和母亲坐着小汽车到机场迎接，第二天又邀约她到家中玩。程世发见到姑娘，先吹了一通，“我儿子在重庆，成都选了好多个女子，都没有看中。我们选上你，简直是百里挑一，千里挑一呵，你应该珍惜！”当天晚上，程胜利就奸污了这个姑娘。第二天早上，程世发夫妇知道了儿子的作为后，竟高兴地赞扬：“好！

就是这样才能牢固。

谁知道就在这一天，姑娘从程胜利的笔记本上，发现他已经结过一次婚了，伤心地回家痛哭。程世发夫妇带上儿子亲自赶到姑娘父母家中，又是道歉，又是解释，选而打包票说：「调回重庆没问题，必要时我亲自出面找市委。」接着，就动员姑娘和程胜利先办结婚证，说办了就马上活动调她回来。在程世发夫妇的劝诱下，姑娘同意了。于是，程世发父子就将街道办事处一个干部请到家中，「走后门」领了结婚证，拴住了姑娘。

八二年元月，这位姑娘从外地赶回重庆，准备热热闹闹办喜事。可她哪里知道：程胜利已对她厌倦了，又和另一女青年打得火热，迎接她的是冷淡和白眼。原来早在八一年十二月中旬，程胜利就和他的父母商议，不打算要这个姑娘了。他们无视法律，居然单方面将结婚证退给了街道办事处那个干部。姑娘悲愤地找程世发诉说，程世发撇撇嘴道：「没有办法。可能是他又爱上了哪一个女人，你就算了吧！」这个才二十二岁的不幸女孩子，就这样含着屈辱和悔恨，被逐出了程家院门。

在这个家庭里，还有更荒唐、无耻之事，程胜利竟看上了其弟弟的女朋友，并对人家耍流氓，其弟知道后火冒三丈。没想到程世发、李桂英不仅没有斥责这个不肖之子，反而从中「调解」，对程胜利的弟弟说：「还是胜利合适点，反正都是进程家的屋。」

程胜利所以敢这样大胆妄为，有恃无恐，主要是有程世发这个靠山。正如程胜利自己后来的交代：「我想到女方如果要告我，我不怕。自己父亲是老红军，不会把我怎么样。」他还经常对受害女青年说：「你们告我也没用，我爸爸到处都有人。」程世发更是凶相毕露，「要是谁的状纸落在我们手中，那么就让她同状纸一起去泡粪坑！」难怪周围群众愤慨地说：「杭州有二熊，重庆有两程。老子的牌子，房子，儿子的车子，不知坑害了多少姑娘！」

但是，不管程家的权势如何大，一些不堪凌辱的受害者，终于勇敢地站起来揭发了。八二年五月，重庆市委负责同志收到了群众控告程家父子恣意作恶的信件，六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又转来了群众的控告信。重庆市委主要负责同志亲笔批示，要认真调查处理这一案件。而当重庆市公

安部门经过调查依法逮捕程胜利时，程世发又无理取闹，并找门路上京「告状」，在社会上造成极坏影响。

在有关部门侦破此案过程中，不仅证实程世发纵子摧残女青年的种种暴行，还发现了更加令人震惊的政治诈骗问题：一九七九年十月，程世发在京住院期间，他盗用中央军委名义，亲自动笔，让人代书，给他所在的重庆汽车发动机厂党委发信，谎称「程世发同志残废前，曾任我军某某军团团长」，「建议按照程世发当时这一职务在调查中酌情考虑……」，企图迫使厂党委为他晋级加薪，幸被查出，未能得逞。

八二年三月间，在填写老干部登记表时，程世发公然把参加革命的时间，由一九三二年改为一九二九年，入党时间由一九三四年改为一九三二年，还无中生有，凭空捏造，在主要革命经历中编造了自己在「一九二九年曾任红三十军八十八师师长，一九三七年到一九四五年曾在晋东地区领导八个县的抗日武装等经历。其实，他在部队的最高职务才是一个营长。

更为恶劣的是，他为了满足在北京工程兵某部当战士的三儿子程飞提干的欲望，竟然父子合

谋，投「程世发」和「陈士发」读音相近之机，厚颜无耻地冒充解放军上海警备区原副司令员陈士发同志，欺骗曾经是陈士发四十年前的战友、现为某兵种总部副政委的一位负责同志，将程飞调入重庆工程兵某部教导队，实现了提干的愿望。直到八二年七月，重庆有关部门派专案组到北京调查，这个骗局才被揭穿。

尽管程家父子逞凶一时，然而，党纪国法是无情的。现在，作恶多端的程家父子终于受到了党纪国法的制裁。人们为我们党清除程世发这样的败类而感到欢欣鼓舞，更加坚定了一个信念：党正在努力清除侵蚀自己健康肌体的污垢，实现党风的根本好转，大有希望。

〔以上见一九八三年一月八日甘肃日报《文摘》第八十二期〕

周总理故居前

下面摘发的这篇文章是袁鹰同志写的散文《淮安四记》之一。原作刊登在《时代的报告》今年第一期上。

编者

周总理故居座落在城内一条僻静的巷里。

如同每一个外地初到北京的人一定先去天安门一样，每一个从外地初次到淮安的人，一踏上这块土地，心头升起的第一念头，就是去荆马巷周总理故居。故居开放的每一天，从早到晚，天大人流不断，无尽无休。

人们肃立在堂屋里，院子里，总要想起这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风云开阖、波澜壮阔的一生。然而，眼前这几间朴质无华的瓦房，院子里这口小小的水井，厨房外这块小小的菜地，同他无私的品德和平易的作风又是多么和谐一致，融为一体。他在这儿只生活了十二年，就离家远去，出山海关到辽东，尔后又到天津，去日本，去欧洲。从巴黎回国后，在枪林弹雨中跋涉万里关山，为推翻反动统治的宝座，建立人民的江山，殚精竭智，呕心沥血，为埋葬旧世界，开辟新世纪，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六十多年间，他没有能回淮安一次，每次遇到淮安去的同志，他总要殷殷垂询家乡的工作和生产，问起乡亲的生活，他也总记得文渠的清水，县城的街巷和镇淮楼上的钟声。家乡的人民年复一年地期待着他的归来，向蓝天的飞鸟和长空的民航机寄去衷心的企盼，然而中复一年，人们的盼望总落了空。他太忙了，太

累了，多少更重要的事，更紧迫的任务在等待着

他啊！人们流连在故居的门前屋后，也总想起他生前曾经多次同县委同志的「约法三章」，不许布置开放，引人参观，不许迁走原来的住户，如果房屋损坏，就随它去，不许再修缮。为了怕县委的同志「阳奉阴违」，他还经常向去北京的亲属查核，要秘书打电话来催询。他一次次谢绝淮安的同志带去的家乡土产，即使是一盒普通的，只值几角钱的茶点。六十年代初期，淮安准备出版一份县报，请他题个报头。他说，写报头容易，但有个条件，你们先把我那个旧居撤掉，否则我就不写。县委只好答应照办。一直到他逝世，旧居没有对外开放过。并且按照他的吩咐，劝阻了许许多多远道来参观的人。一九七六年一月陡然降落的寒霜，浓郁地笼罩住整个淮安城，成千上万的人，佩戴黑纱，捧着白花，成群结队地把狭窄的荆马巷挤得满满。人们要求瞻仰衷心爱戴的这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诞生地，寄托他们浸透了泪水的哀思。旧居内原来的住户，自动搬了出去，将房屋全部腾空出来。县委顺从人民一致的意愿，不得不违背总理生前的嘱咐了。待到

十月的春雷响起，满天乌云扫净，修缮后的周总理故居，便成为淮安人民和中国十亿人民心头上的盏盏长久不息的明灯。

清清的文渠水，仍然象十年前一样，日夜不停地流过故居门前。河水照映的，不算是坎坷的暗淡岁月，河里流淌的，不再有人民无告的辛酸泪滴。它带着古城当年从未响过的马达轰鸣声，带着新一代青少年的歌声，带着小巷里居民的欢笑，流向远处。

“为祖国四化出力，为总理家乡增光”的号召，成为淮安几十万人民埋头苦干的动力。周总理故居只在驸马巷的一座不大的院子里，但是人们分明地感觉到他在淮安的每一寸土地上，日日夜夜，时时刻刻，都同家乡的父母兄弟在一起。

陈老总敬母

一九六二年，陈毅同志已六十二岁，身任国务院副总理、外交部长等要职。这年春，他随周总理外访归国，途经成都。当时，他母亲年过八旬，重病在身，住在成都弟弟家中。当天下午，他就与张茜同志前去看望。由于老人病重，有时

小便失禁。陈毅刚到母亲房中，恰遇母亲换下一条尿裤。母亲见儿子到来，无比欣喜，但又不想让儿子见到污浊之物，便不停挥手使眼色，要侍候她的女同志把尿裤藏起来。那女同志一时慌了手脚，将裤子扔到了床下。

陈毅见此情景好生纳闷，上前拉住母亲的手问道：“娘，你们把啥子东西扔到床下了？”接着又问那女同志，但她俩都说没啥子。说着，陈毅弯下身去，要看看个究竟。娘见此只得说了实情。陈毅听罢，非常感慨地说：“娘，您久病在身，找没能在您身边侍候，心里真说不出的难受。这裤子应该马上拿去洗了，还藏着干什么！”那位女同志听说后，急忙拿出裤子，往外走去。陈毅笑着一手拿过说：“我母亲的病如此沉重，平时不知给你们添了多少麻烦！今天，就让我去洗吧！”

那女同志急了，怎么也不让。母亲也赶紧阻拦。陈毅诚恳地说：“娘，我不是说着玩的，您就允了吧。我小时，您不知给我洗过多少尿裤啊。儿子怎么作，也难报答养育之恩。”接着，对张茜同志笑道：“我们家乡有句俗话，‘婆媳亲，全家和’。你这个平常不能照顾婆婆的媳妇，